



想象带着勇敢的自己,大声喊出“有人欺负我” 少年的他们 为何总是无法呼救

本报记者 张蓉/文 视觉中国供图

最近,随着韩剧《黑暗荣耀》大火,校园霸凌现象再次引发关注。《黑暗荣耀》中,女主在高中时期饱受校园霸凌,多年后,她向加害者和旁观者进行了彻底的报复。

而在真切的现实中,对校园霸凌的反抗总是更曲折,甚至更隐秘。

许多人在弹幕上打出霸凌者的姓名,愤怒和恨意在现实翻涌,仿佛一直陷在回忆里。

受欺凌者该如何对抗这种无穷的恐惧?潮新闻记者找到了两位校园霸凌的反抗者。有人在成年后勇敢地向曾经的霸凌者索要道歉,也有人及时举报从而制止了一场校园霸凌。

而在专家看来,伤害,并不止于被霸凌者。

一段长微信,和霸凌者对话 “12年后他给我道了歉”

肖敏在19岁那年才等来一份道歉。

2020年9月的一天,凌晨一点,肖敏鼓足勇气写了一段长微信,第一次和12年前霸凌自己的人对话。

“小学那会儿,你隔三岔五就来殴打我,大约持续了二三年级两年。我那时的痛苦伴随了我整个童年,至今心有余悸,以至于我现在有些社交恐惧、悲观厌世的倾向……”肖敏追忆了儿时的可怕过往,郑重要求对方,“真诚地道个歉。”

“向对方索要道歉,也许能让你释怀。”这是心理咨询师给肖敏的建议。

肖敏在休学一年后,再次考入大学。

从深夜等到清晨,将近6小时后,肖敏才等到一份对过往的交代——那个曾经令她惧怕的人终于道歉了。

后来,肖敏把这段聊天记录发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对方的名字上打着仍能看清字样的马赛克。

“他的道歉是有诚意的,但我不可能原谅。”在肖敏内心,她更期望这段对话成为一份关于校园霸凌的确凿证据,以此“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以牙还牙。”

当年,针对肖敏的霸凌者不只这一个人,“他领头,带着三四个同学,一到课间或放学后,就来打我、抢我东西或者撕我的书。”伤害性最大的一次是有人想和他们做朋友,欺负肖敏成为考核方式,“新加入的人边打我,边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能力。”

肖敏至今想不明白,在60多人的班级中,自己为何成为他们的霸凌目标,“可能是因为我患有鼻炎,小时候总是经常流鼻涕,同学们就给我起外号;也可能是因为我成绩不好,又贪玩,经常不写作业,被老师点名。”

她总是提心吊胆地去上学,下课铃响起就赶紧往外跑。有时,课间她会躲到其他班级里;她还在学校里找到了几个固定的躲藏地点,比如,一楼台阶下的角落、体育馆乒乓球台后的视线盲区……

好在升入四年级,肖敏的成绩渐渐好起来,“人们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了。”考上大学后,肖敏偶尔也会目睹校园霸凌的场景。有时,在路上看见有小学生围拢在一起欺负人,肖敏会停住脚步,大吼一声,“你们干什么!”

肖敏无数次想象带着这个勇敢的自己回到过去:小学对面,过条马路就是派出所,她会勇敢地跑进去,或是冲到老师的办公室大喊,“有人欺负我。”

校园霸凌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 “姐姐,算了吧,我们走吧”

当记者关注校园霸凌现象时,就有三位同事不约而同地主动提及自己曾遭遇或见证过的校园霸凌事件。校园霸凌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但真正的反抗者却总是难以寻觅。

2021年夏天,杭州的时尚博主薇薇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举报校园霸凌的视频。那天晚上,她和朋友在老家山东威海的公园打羽毛球。公园里人来人往,可在一个角落,薇薇不经意瞥见一名初中男孩被十余人围殴。她走近时提醒了一句,“你们在干嘛?打闹也要有分寸。”可半小时后,她发现男孩被打得更厉害了。

24岁的薇薇打电话报了警,“警察一到,打人的全跑了。”薇薇拉着被打的男孩和警察讲事情的经过,陪他去派出所。

忙碌的夏夜,警察进进出出,只让男孩在等待区打电话给父母带他回家。

薇薇回忆,男孩的父亲接到电话只反问他,“他们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

薇薇陪男孩在派出所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等来预期结果,“我以为警察会联系孩子的父

母、老师,找到施暴者,进行批评教育。”

薇薇说,那一晚,男孩支支吾吾,说得最多的话是,“姐姐,算了吧,我们走吧。”

最终,薇薇沮丧地离开派出所。当晚,她五味杂陈,哽咽着录了一段视频讲述这段举报经历。

她回忆起初中的自己,无数次看见有女孩被人拖进厕所殴打。“很多同学站在门口围观,但没有人敢去制止。”薇薇在学校里是个“透明人”,她也没勇气为受害者说话,可她依旧会走进厕所待很久,有时拖到打上课铃,这是十三四岁的我仅有的对抗方式。”

这一次,薇薇觉得自己更勇敢了,但结果似乎仍没有改变。

视频发布后,海量的求助私信涌向薇薇,“一开始,一天收到几百条;现在,一天也有一两条。”

有些来自正在遭受校园霸凌的受害者,还有些来自惴惴不安的父母。可汹涌而至的求助只加深了薇薇的无力感,她回复不过来,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答案在空中飘。

心理压力找不到释放渠道 “他们都是系统的受害者”



重庆一筒子楼因电影《少年的你》受到关注

少年的他们为何总是无法呼救?在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宋海东看来,这背后的根源是支持系统的消失和以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校园环境。

近五六年,宋海东明显感觉到,显现的校园霸凌行为更普遍了,“一方面,这和人们的认知和关注度提升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现在的校园中,学生压力大,又缺乏良好的社交环境,会产生更多的情绪问题,进而可能出现病态的表达方式。”

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欺凌者是这种系统内的受害者,“因为心理压力找不到释放渠道,有人通过攻击去解压,也有人选择逃跑。”

一位初中女孩曾作为校园欺凌者被父母带到宋海东的心理咨询门诊。女孩表面光鲜,她

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成绩好、长得漂亮,在校园里备受欢迎;可身为班干部的她,却联合全班同学孤立一个成绩差的女生。

“这种行为满足了她们内心的深层次需求,即体现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宋海东分析称,女孩为何会通过校园霸凌将矛头指向成绩不好的人,和父母、老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成绩差的人的鄙夷息息相关。

宋海东认为,校园霸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教育系统问题,而非个人善恶,即“在学校里,该怎么看待人的问题。”遗憾的是,父母和教师总是缺乏这种感知。比霸凌更令人恐惧的是回避和容忍。

肖敏说,她希望防欺凌课程能够纳入师范专业必修课,让以后的所有老师都懂得如何保护学生。

对于防欺凌,宋海东给出的第一条建议也指向父母和老师。“首先,需要他们有这种意识,率先做出改变。提前给孩子进行科普,并给予孩子充分的情感支持,让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时,孩子愿意及时反馈给父母和老师。”

宋海东带领的团队正负责给杭州中小学心理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他相信,如果这种专业培训能够在所有教师中普及,对抵制校园霸凌会有很大的帮助,“但目前,我们还很难做到这一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肖敏、薇薇为化名)